

湘綺樓全書



春秋文公經傳解詁第五
春秋五

公羊何氏注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箋曰五因敘也良五始正例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是後楚世子商臣殺其君楚滅江六狄比

日食正例
箋曰王使來例時無官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無采氏特見稱字下大

夫例不稱王子者王子例同上大夫無字
例也會葬例月恩錄之此時者從使例

其言來會葬何
据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贈不言來

來者臣詞會葬禮也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常事書者文

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

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子虎也

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

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

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

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

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箋曰言

禮

公羊何氏注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箋曰葬公正例當時

來會葬明天子大夫無下聘之禮也其豈使

宰士耳唯諸侯薨王當自臨于是乎使大夫

待之以國君之禮文始正即位因於此見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箋曰使來錫例時

錫者何

箋曰錫已薨

之詞錫

賜也

箋曰生死同詞也

命者何

箋曰據加桓服為禴服

加我服也

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異也主書

者惡天子也

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曰凡命服皆得言命

但以使來見譏耳諸侯

立當朝王受命

今不待朝而錫之譏文自明

下榮叔召伯來會去天嫌為貶

王故先見錫命非禮猶不貶

賤

晉侯伐衛

箋曰伐例時起伯

衰交伐侯者伯詞

叔孫得臣如京師

書者與莊二十五年同知不為喪聘書者聘為貢職

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
父無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
年一譏而已箋曰如例時見公不朝
也世子既葬而見天子乃得為君稱子

衛人伐晉

箋曰伐例時見交伐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箋曰大夫會君正例時戚衛邑不言會師

伐明會不
必與伐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殺其君髡

楚無大夫言世

子者甚惡世子殺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
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
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
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夷狄子殺父

忍言其日箋曰世子殺君正例月日者治夷狄宜詳殺父言其君者著楚臣皆得討之
若言父嫌自其家事

公孫敖如齊

書者譏喪聘吉凶不相干
箋曰如例時見如齊無譏與如京

師異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箋曰偏戰例曰晉侯及者秦伐晉晉爲主秦稱師者前狄之稱人則嫌其君
秦師

敗績

稱秦師者愍其眾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今復重師敗

績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
得敵君箋曰敗績例時

丁丑作僖公主 箋曰作例時日者失禮重

作僖公主者何 箋曰据立言宮言僖公則已神之不必言主 爲僖

公作主也 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

一尺 箋曰言作主則未主者曷用 宮室賦

言作 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下

虞主用桑 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下

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練主用栗 謂期年

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

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

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

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

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

意尚麤犷用栗者藏主也藏于廟室中堂所

未暇別也

於室箋曰言此作僖公主何以書据作餘

主乃臧主用栗者

書公則臧主見躋譏者譏文也何譏爾据禮

有主不時也皆記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据禮

時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

也

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

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

笺曰

欲久喪者文欲私躋其父故遲久不奉主入廟不肯以僖子於閔也臣下知之遂請躋僖公乃仍於練月後作主託以初欲俟三年喪畢而後祔迫於羣臣乃不能耳禘後即議昏其短喪可知經諱以不時書因其欲久喪之說非譏其不能久喪也喪有制不可久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箋曰及盟例日此與荀庚郤州等同為聘

盟例不言公不言晉侯使來聘者諱初即位而見齊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據晉陽處父諱與

大夫盟也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

日者起公盟也俱沒公齊高僖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

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箋曰
使處父當國故不言來聘凡日及盟去公例
不明於此起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

于垂斂盟不日者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為疾惡故襄與信辭也不如平北

兩舉會盟詳錄之者時至即盟會禮不成箋曰內大夫會諸侯盟例時此月會者兼有

外大夫也大夫會大夫盟例日大夫諸侯襍會例皆月矣虛打亦月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箋曰七月加秋十有二月

不加冬明時月本不相連也歷二年而不繫年年不為例也自至于皆於文篇見例者其

二為首時書自相比此見非首時亦書特記
異也每月不雨皆於僖篇見歷月乃記皆於
文篇見取足相明不雨例時此月者譏重
也下八月不更言秋則秋七月月例明矣

何以書箋曰据僖記異也以不早大旱以災書

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箋曰据每月不雨冬

月當大旱之日短而云災云言也言有災

以為災故故以災書故本其意言大旱此

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祿去公

子遂之所致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
最甚事著箋曰未有八月不雨而無災者

君臣諱灾耳諱灾則重於灾故日記異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

箋曰大躋僖公 躋與

從祀例時

大事者何

箋曰据祭言有事

大禘也

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

禘數之知為大禘名王者謂之禘春秋

箋曰大禘除喪合祭之以禘為譏文改禘為大

事大禘者何

箋曰据禘即禘

大合祭也

箋曰此但記其合祭非不

當禘而禘故對有事言大事不言禘也

其合祭奈何

箋曰据有

及羣廟知 毀廟之主

陳于大祖

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

其主于太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竿以為死

吹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

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

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

曰毀廟四親廟中之高廟當遷者新主

禩遞遷高祖之主以新主入祖廟以祖

高廟曾禩不移但改舊禩為祖所謂昭

昭穆常為穆也此時親廟主皆在大祖

既而各反其廟舊高廟主則不反矣但云

毀主陳者嫌既毀則不陳非凡毀主皆陳也

毀主既禩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外

而埋之

來曰升箋曰未毀廟舊曾祖禩三主五年

也本在太祖廟夾室及祭升堂故曰升五年

而再殷祭

異於禘者功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

而再殷祭

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箋曰殷祭即大禘也毀廟之主不復升故但謂之殷祭既徧小禘又俱祭于太祖也王制曰天子特禘禘禘嘗禘烝謂去年除喪今年徧小禘明年殷祭太祖者若春除喪夏亦必特禘新廟而後小禘明年殷祭夏除喪秋禘新廟秋除喪冬禘新廟皆于明年得徧小禘而殷祭天子得改時春秋春夏皆可烝也諸侯禮異俱詳于王制再殷祭之後無所謂禘故曰不王不禘言必新立王乃有禘也然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特施于除喪後而先師多誤說以爲恆典是以樛窳而不通又凡有德者爲宗得別立廟不在五廟之數則不在升主之列升合食者唯四親主升大廟耳太廟所陳不過六主

者何

箋曰据禮有躋祔

升也

箋曰升新主耳

何言乎升僖公

据禘于太廟不道所升

皆升

譏

箋曰言僖公則唯見僖公不當

升何譏爾

箋曰据躋祔升合皆禮文不可為譏文

逆祀也其逆

祀奈何

箋曰專言升僖則知有降者矣

先禘而後祖也

升謂西上

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

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

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

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

裕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為下張本箋曰
文私尊其父不欲與閔序昭穆因以閔僖本
兄弟同為一世則除喪而無所毀但升僖新
主而已故如其禮而記之見無遷毀則不祖
閔公之意見矣若逆祀大惡當諱不得斥其
躋也魯後兄弟不序故至昭公世閔僖為高
文宣為曾成祖襄
父定公始正之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箋曰伐例時記晉秦戰爭

公子遂如齊納幣
箋曰納幣例時即位議昏當時以為通行禮特書與

宣元年逆女相
起從內小惡例

納幣不書
箋曰据羣言逆女
此何以書譏
箋曰書則譏例矣

何譏爾

箋曰据莊譏親納幣譏喪娶也

箋曰秋始作主冬即納幣譏文

明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据逆在三

年之內不圖婚

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

納吉乃

箋曰遂無專命之道必君與卿圖事後乃

遣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

据

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

事譏吉例明不

三年之恩疾矣

疾非虛加之痛

也非虛加責之

嫌以失禮宗廟書文猶虛也

以人心為

皆有之

以人心為皆有疾痛不忍娶
曰公子遂奉使亦無人之心也

箋

以

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

据孝子疾痛吉

事皆不當為非獨娶也
据上錫命聘會盟皆可

箋曰

娶者大吉也

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為大吉
娶者嘉禮嘉之言加喜也新婦廟見故為大

箋曰

吉於祭之吉
中為大也

非常吉也

與大事異此新婦
吉夫婦親之此新婦

初來與祭
故非常也其為吉者主於己

主於己身不如
祭祀尚有念先

人之心中
於廟行五禮後於廟見皆主於己

以為有

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變者變慟哭泣
也有人心念親

者聞有欲為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箋曰當時雖沿襲行之王者所當變也不託始者非始於春秋蓋以即位通聘而例及之遂以為常典因作主而書以感動人心文即位正故以為於此當變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

衛人鄭人伐沈箋曰伐例時大夫會例時雜

義兵莒潰不月伐者從初一見沈潰箋曰潰例

時

夏五月王子虎卒箋曰外大夫不卒月卒小國君例也虎為叔服名文

不可見叔服為字文亦不可見於此月卒起其有恩

王子虎者何

箋曰据王子

天子之大夫也

曰箋

王子公子各從其上大夫之班叔服外大夫

不卒此何以卒

据原仲也卒王季亦不見卒尹

氏見譏此新使乎我也

為王者使來會葬在

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

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

期外也名者卒從正箋曰以示王卿大夫無下使之道唯會葬得使之則錄之同列國君也經中唯此為正故知卒者即使來者與劉卷同於卒見正

秦人伐晉

箋曰伐例時記秦晉兵事稱人見不狄秦例

秋楚人圍江

箋曰圍例時為救江書

雨螽于宋

箋曰外異例時

雨螽者何

箋曰据賈如雨當言螽雨

死而墜也

以先言雨也墜隋地

也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醇

何以書

箋曰据非灾

記異也

箋曰螽自死亦為異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箋

据王者後已記異

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螽猶眾也眾死而墜者羣

臣將爭強相殘賊之象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

是後大臣比爭門相國家廓然無人朝廷

久虛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
異之云爾箋曰入聞世仍記異與石鵙相

通見例石鵙詳此
時錄乃正例也

冬公如晉箋曰公如例時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箋曰公及盟例日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箋曰將帥師伐例時救江箋曰救例時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據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

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知為諛也詐其

為諛奈何箋曰据救者義兵伐楚為救江也救人之道當指

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為其勢必當
 引圍江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箋曰本不敢救江欲
 以伐楚解之實不能救終無所益言救者起
 不能救

四年春公至自晉箋曰致例時爾及盟有不信之心故危之

夏逆婦姜于齊箋曰逆婦例時不言如齊逆女者諱喪娶使若逆大夫女

然不言夫人者使若他人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据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

曰据不言夫人婦姜略之也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為略

箋曰前納幣

為聘夫人已明故於此略之見高子曰娶乎

大夫者略之也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不

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

姜見與至共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為致文者

賤不可奉宗廟也不言氏者本當稱女女者

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母辭不

言氏箋曰上言如齊納幣下言夫人如齊

又言歸于齊非大夫女明矣而上見公子納

幣此云逆婦逆婦亦大夫詞也以夫人而為

大夫妻之文是甚略之非文公娶大夫女也

狄侵齊箋曰侵例時伯衰

秋楚人滅江箋曰人滅例

時不言君奔

晉侯伐秦

箋曰君伐例時

衛侯使甯遯來聘

箋曰使聘例時聞世先見衛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箋曰夫人薨例日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箋曰使歸例時

言來此月去天去來譏以妾母配祖父天王不能正反含之故深諱絕之於我反從兼之

小惡譏天王也夫者婦之天故去天為譏妾配祖也

含者何

箋曰据仲子贈不言含

口實也

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

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

其言歸含且贈何

据宰咍歸兩贈不言且也連贈何之者嫌据贈言歸

箋曰据含贈不同時

兼之兼之非禮也

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

也含言歸者時主持含來也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主書者從含也箋曰實為內大惡見諱文故從兼之譏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箋曰葬例日文公妾祖母仍稱我小

君者無二尊之詞

成風者何

箋曰据無逆風氏之文

僖公之母也

風氏也任宿顯

與之姓僖母也

箋曰下言僖公成風不言及故知僖公尊妾母以配父文公遂以配祖

彰父之失擬祖之尊譏文自明世家以僖
公爲叔姜所生則風氏非妾母乃慈母

王使召伯來會葬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箋曰使來例時會

葬以禮書而亦去天所以明前書主譏內也

文欲私其親乃假王命爲榮夫王之所以榮

者禮也失禮則王亦爵耳賀濟鑫說不再去

來者起上去來也再去天者上譏內此譏王

夏公孫敖如晉箋曰如例時頻見如晉者公爲晉弱再與大夫盟故文篇

大夫聘必書也

秦人入郟箋曰入例時

秋楚人滅六箋曰滅例時不言君奔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箋曰聞世小國例卒月葬時此日者新臣

襲葬因

錄其子

六年春葬許僖公

箋曰聞世小國葬例時

夏季孫行父如陳

箋曰如例時如陳後不再見為莊篇公子友再如非

正例故入

聞世見此

秋季孫行父如晉

箋曰如例時為冬公子遂如晉見

八月乙亥晉侯欽卒

箋曰大國卒正例日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

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箋曰如例時此
月者為下襄葬時見月例也以春遇垂三月

歸邴例之當云冬公子遂如晉十月
葬晉襄公此奪晉葬月故以恩予內

葬晉襄公箋曰晉葬例月時者
起襄公漏言殺大夫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箋曰
國殺

大夫例時出奔例
時文與魚石同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據

殺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
姓恐見及箋曰据宋魚石見出無惡大夫

山去氏見射姑殺也以非恐見及知其殺
當國詞箋曰以出奔同魚石例

知為殺陽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箋曰据大夫相

殺稱君漏言也自上言泄下曰漏箋曰大

也君已薨不得命之由其漏言奈何箋曰据莊公以

生時有言故曰漏言其漏言奈何謂作中陽處父

病召季子有君將使射姑將謂作中陽處父

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

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

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

於朝而走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

不密則害成 箋曰据經既葬而殺傳言漏
 言即殺當在八月而書於葬後者嫌實君殺
 之故去月葬稱君殺以起例申陽處父之直
 詞哀其因君見殺其實殺在君薨前也處父
 忠不可見於狐射姑
 不稱人見喪處父文

閏月不告月

箋曰閏不書

猶朝于廟

箋曰朝

不告月者何

箋曰据經

不告朔也

禮諸侯受

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
 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
 先告朔謹之至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
 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
 莫夕已死不敢溲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
 始生而朝 箋曰告朔者天子以歲十二月

之朔布告天下諸侯使正時日也告月者諸侯有各用其正之國祿則不同朔亦或異然必依王朝之正告之臣民以定期日如魯正月朔則王朝二月朔故非但告朔又必告月

曷為不告朔曰据俱月也**天無是月也**曰据

非四時**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經言閏

月**非常月也**曰置閏在十二月後也**猶者**

何箋曰据郊望皆祭名**通可以已也**朝者因

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

禮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告月則不朝于廟視朔在廟則必朝于廟今**

于廟朝矣書此者著廢禮不必有漸一君之政先敬後怠也

七年春公伐邾婁

箋曰公伐為取須胸

例時見

三月甲戌取須胸

箋曰三月月各有例

不係春者明時也取邑例時日

者甚之

取邑不曰此何以曰

据取叢也取內邑猶止

箋曰据外錄之也

不問月者時日二例中乃見月例也

內辭也

箋曰須胸不繫國取不繫人是內諱

之使若他人然

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

然後甚而日也今此一取而日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並為取邑故

之故日也箋曰使若我伐邾婁他人取須胸而去甚不諱去邾婁者諱之不若錄之

也甚

遂城郛

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眾箋曰城例時郛紀邑入于齊者也蓋又入

於魯故因兵力而城之亦因見取邑例不書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不書葬者坐殺大夫也不日者內娶略 箋曰

宋例卒日葬月此月卒不葬起為內娶之一世

宋人殺其大夫

箋曰大夫殺大夫稱人殺例時宋殺大夫六或稱官或字

而不名或名而不氏餘皆無名氏專見內娶例此為子哀父之世王臣之子子哀之父初

不見立文故以不名見無君之詞起此與王臣兩世內娶

何以不名

据宋殺其大夫山名曰据內娶不名已一見

箋宋三世

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故使無大夫君臣相殺

同於大夫相殺故使其國若無大夫也

戊子晉人秦人戰于令狐

箋曰偏戰例曰不言及故不言敗甚

略之晉先昧奔秦

箋曰奔例時不言其正其罪

此偏戰也何以不師敗績

据秦師敗績

敵也

俱無

勝負日箋曰不分曲直以將奔也

昧

晉先昧也其稱人何

据奔

無出文知先昧也箋曰貶從曷為貶據

箋曰據將尊當稱將貶微者也也箋曰奔於敵

築之戰衛孫良夫敗績不外也也箋曰奔於敵

貶箋曰據子玉敵君貶外也也國故惡之

其外奈何箋曰據以師外也也懷持二心有功

師出奔故於戰貶之起其以師外也本所以

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

也不起者敵而外事可知也箋曰親與之

戰而又奔焉是未戰而有叛心先昧不足貶

貶之所以譏晉君也用將不當與棄師同故

先使晉無大夫與大夫相殺稱人同例皆貶

使臣何以不言出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

者也箋曰據不外猶言出

遂在外也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

箋曰若言出嫌其既歸而奔不見

在師之意也

狄侵我西鄙

箋曰侵我例時初受狄禍也狄即徐也下狄徐故此先見不言

徐者下又戎之故為危詞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

箋曰公會盟例日會時盟月者公不

會大夫盟于扈

箋曰盟例時使若善詞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

序次也据新城盟諸侯序

趙盾公失序也

箋曰盟之序主會者為之今卑公故沒其序使若襍然而

會公失序奈何

箋曰据齊宋先後無定序

諸侯不可使與

公盟眡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以目通指曰眡文公內則欲久

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為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為善文也箋曰時晉伯驕以大夫主會諸侯不能自強公亦從而盟焉諸侯不可勝貶因為諱文使若諸侯不肯與公盟者見輕與國與相率受制於強國之為愈也眡之字蓋從日狄聲或又作眡則旻之誤旻者舉日使人也

冬徐伐莒

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

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為莒狄之爾徐先狄在僖十五年箋曰伐例時徐已進稱人伐莒不宜狄之廖榮說前徐人為貶齊此從本稱耳

公孫敖如莒泣盟

箋曰泣盟例時見此則莒不見狄可知矣起內與莒

八年春王正月

箋曰使莒晉戎相接故不書他事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箋曰王崩例日為下日葬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箋曰

大夫會盟例日會時盟

乙酉公子遂會伊雜戎盟于暴

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

非一事再見也
箋曰大夫會盟例日會時
盟暴天子縣內伊
伊雒無戎戎亦徐也以其侵
伊雒而
戎之

公孫敖如京師

箋曰如例時

不至復

箋曰至復例時

丙戌

奔莒

箋曰內大夫奔例曰

不至復者何

箋曰據公子遂言至乃復

不至復者內辭也

不可使往也

安居不肯行故諱使若已行但不至還爾即已行當道所至乃

言復如至黃矣
不至耳其實不往而云復為善詞故知諱文

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

箋曰

據晉士句侵齊至穀為不至齊之詞此乃為已如京師之詞

遂公意也

正其

義不使君命壅塞

何以不言出

據慶父言出奔非以師外

遂

在外也

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

若以無罪被逐嫌實已復

蠓

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 箋曰蠓例時冬

異 蠓記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箋曰司馬無名氏仍

無大夫例必見司馬者若言宋人殺大夫例時夫宋大夫來奔則不詞也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
箋曰据文同華孫似皆

官舉也
皆以官名舉言之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

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宋變司空為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
箋曰下見司馬華孫

知司城亦官也然則此殺者華氏奔者亦曷華氏則前殺者亦華氏內娶華氏文明也

為皆官舉
据宋殺其大夫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

內娶也
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主或不

知所任朝廷久空故但舉官起其事也大夫相殺例皆時
箋曰官舉而無名氏乃足見

宋大夫不當名氏非實無大夫也宋大夫盟會屢見名氏獨殺之則不見名氏是外有大

夫內也大夫耳內無大夫則無君臣春秋君臣相與義猶不絕唯姪乃絕而宋君臣在外

仍不也則非實姪非姪而為姪詞故曰內娶使無君臣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箋曰來求例時下有二月正月明矣著月日

加也

不虛

毛伯者何箋曰天子之大夫當言使天子之大

夫也箋曰以下有王札子殺何以不稱使南

季稱使箋曰當喪未君也喪時王新有三年

据求車稱使

當喪未君也

也

也

也

未崩

顯因上天王踰年矣何以謂之未

君

崩在八年踰年當即位
元年朝聘無譏文且即位稱公也
即位

矣而未稱王也

箋曰見稱子正未稱王何以

知其即位

箋曰据王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

俱繼體其以天子三

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也

各信恩於其下
言此以明起例之意
箋曰踰年稱公矣則曷

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箋曰据公即緣民臣

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箋曰明書公即緣終始

之義一年不二君

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

不可曠年無君

故踰年稱公箋曰一年不

無君者始之義也有此二義

緣孝子之心則

三年不忍當也

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

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涼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

日君雖稱子而三年喪如故箋毛伯來求金

何以書

箋曰据求車已見例見者不復見

譏箋曰與求車

何

譏爾箋曰据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箋曰禮

嫌當貢然則是王者與据未稱王曰箋曰

非也箋曰春秋王魯新周從小非王者則曷

為謂之王者箋曰据外王者無求箋曰明三

同曰是子也雖名為三年稱子者繼文王之

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

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箋曰

來求可子繼王與內同內不可譏求因此當喪

以託法

夫人姜氏如齊

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

起得禮也。

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

繫國

箋曰為略之特見如齊文明非大夫

之女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箋曰如例時月者為下日葬襄王見之

辛丑葬襄王

箋曰王葬例月日者上兩貶天。王從過時日隱之之例起貶在

丙也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

箋曰据過時書不及已於桓王見例

時書

箋曰簡匡景王是也

過時書

重錄失時曰桓王是也

箋

我有

往者則書

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

風之喪襄王

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箋曰讖公不會葬而得臣往耳則書云者

我無不往

之事此託我往見讖內耳曹耀湘說起上王賄成風我以私往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箋曰大夫殺大夫例時為頻殺三大夫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

重從始至例

箋曰夫人不致此致者前略之至此始從正禮致之致即危例更加月者

從大夫以夫人至

例仍起先貶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箋曰大夫殺大夫例時及

者一事也比殺三大夫不月明時
月日專以起義可知者不虛加

楚人伐鄭箋曰伐例時
謹書楚狄事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箋曰會
救例時

夏狄侵齊箋曰侵例
時見狄事

秋八月曹伯襄卒箋曰聞世
曹例月卒

九月癸酉地震箋曰地
震例日

地震者何箋曰据震
者雷電
動地也動者震之故傳
先言動者喻若

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箋曰震者電也電氣
發於地中以動地故不曰地震地四游常動

言地動則非異又人恆不覺其動且以為地不動言地動則似地自搖轉亦非實也以此

知聖人言天地自用何以書箋曰据不記異

也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是時魯文公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

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與下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箋

日以罕見為異也地震各占其方傳不言天下異何義非也

冬楚子使蒍來聘箋曰來聘例時見楚初聘賀濟鑫說楚執宋貶始進

蒍者何箋曰据楚楚大夫也箋曰以言楚無

大夫此何以書箋曰据得臣始有大夫也入

公所聞世見治升平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
 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
 大夫者本大國箋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
 日聞世進楚同大國據屈完氏箋曰據有大夫
 則有氏不氏仍無大夫也許夷狄者不一
 而足也之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貴
箋曰一而足者唯五始耳伯者猶以漸進
 夷狄君七等故雖有大夫仍使若未命而後
 再進之故曰躬
 自厚薄責于人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禴

箋曰來歸例時前
 貶尊成風不明因

此著妾母文列國來
 歸不言使以別於王

其言僖公成風何

箋曰据王歸含不言成風惠公仲子連文者主妾之

詞兼之

箋曰兼之者本禭成風君不禭人妾母故必假以禭僖公致之僖公薨十

年成風死五年而猶禭者初通使也因進楚遂進秦

兼之非禮也

禮主于敬

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非禮故兼之兼之仍非禮得二非禮焉

箋曰知禭妾曷

為不言及成風

据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

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仲子微不可言及成風尊可言及

箋曰据成風尊也

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

箋曰為欲與惠公仲子見尊卑二例與桓宮僖宮同詞見亡者不殊尊卑也

葬曹共公

箋曰聞世見正例時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箋曰聞世見大夫卒一公

一見正例也

夏秦伐晉

謂之秦者起合狐之戰敵均不敗

不知止故夷狄之乃足見進法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箋曰國殺大夫例時宜申前獻捷不氏此仍不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子遂之所招箋曰不雨例時此

從月例首時譏不閔雨也待七月然後書故不雨文在上而為月例

及蘇子盟于女栗

箋曰微者及盟正例時尊外君從大信例蘇子蓋縣

內諸侯為微者敵君見託王例

冬狄侵宋

箋曰侵例時記狄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箋曰次于例時次者善

詞皆欲伐我而不克者以次郎例之凡次書者皆內地此與次郎比為例定篇三見次各有所起其餘不復見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圉

箋曰伐例時為楚移師去見之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箋曰大夫會大夫正例時始見

於此

秋曹伯來朝

箋曰來朝正例時見

公子遂如宋

箋曰聞世始見

狄侵齊

箋曰侵例時見狄事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箋曰敗狄例時日者

非戰敗之從殺君例

狄者何

以日嫌夷狄不能偏戰故問也

之詞也

長狄也

蓋長百尺
箋曰經但以敗一人為異此据史記有長狄之事

因廣言兄弟三人言相類一者之齊一者之

魯一者之晉不書外異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

之箋曰上狄侵齊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

經言敗殺不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

明故復云爾據敗者內戰文非殺一人也大之

君言滅大夫言獲微者不見于經也大之

也長狄之三國皆欲為君長大非一人所能

言敗討興師動眾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

侵故大之言敗不言殺也其日何大之也據日而言

同君在師其地何殺人不地大之也如大戰

者敗師之詞何以書大不必書又齊晉殺亦

不書記異也魯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

別之三國皆欲為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

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

故自宣成以往殺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箋

曰一人而如一國假神疑眾殺之有同敗師

故為異也主記之者譏人臣要功驚

惑民聽故名得臣使與長狄為敵詞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箋曰君來奔例月而名此

不名兄

弟詞

言

一

齊

齊

盛伯者何

箋曰据盛同姓已滅

失地之君也

箋曰成入于魯至此

始邑之故追其本爵而以奔書非

何以

箋曰据失

兄弟辭也

與郈子同義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

地即名

加意厚遇之箋曰前但見成降未見盛滅

凡不見經者不書來奔明此專為成降滅同

姓不明互相起耳若從穀鄧

朝例名之則文隱不見例矣

杞伯來朝

稱伯復見本爵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卒者許嫁內女例日卒不葬

此未適人何以卒

伯姬已見例矣

許嫁矣

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箋曰於聞世復見姊妹例與僖卒伯姬相比義例乃備故見世不卒女也其稱子

何曰据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也 箋 貴也 箋曰

從族兄弟之稱公弟又其貴奈何 箋曰据女

母弟也 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

子之手 箋曰以同母乃得為姊妹異母姊妹

嫁大夫不復貴之諸侯無繼母同母姊妹親

不忍殊也本母言之故曰子亦明三族同有

也伯姬公女無嫌非子故不

言子文為庶子起其兩適

夏楚人圍巢

箋曰圍例時見巢國

秋滕子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為將卒滕子見本爵

秦伯使遂來聘

箋曰使來聘例時為進秦見之

遂者何

箋曰据楚菽前臣

秦大夫也

箋曰詞與菽同故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

箋曰與曹莒杞同小國

賢繆公也

箋曰不見秦人來聘初聘即稱爵知賢秦伯而進之非始有大夫

何賢乎繆

公

据聘不足與大夫荆人來聘是也

以為能

變也

箋曰前年狄今年爵是變也

其為能變奈何

箋曰据狄秦後

不見秦事惟譏善也淨也言也
譏淺薄之貌淨猶撰

之言詞不激切以阿諛取容俾君子易怠猶輕情也而

況乎我多有之笺曰有猶親也君子聞之猶

非君子愈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一介猶一

將輕情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笺曰一介直諫之臣也斷斷自

持無他技能其心休休休休美大貌能

不足可喜有容逆耳之言是難也是難行也秦繆公

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

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箋曰是者是上
所引秦誓也難者難能可貴宜亟進之也上
伐晉見狄未三年已進為大國以起伐晉後
能變故取貴於春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箋曰偏戰

例曰使晉主師而為兩敵之詞以起秦能變而晉兵不止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

箋曰据合狐為將奔見例耳此

宜分敵也

箋曰秦已變而晉尋

曷為以水地

勝敗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

河曲疏矣河

千里而一曲也

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興兵

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

河曲明兩曲也

入千里至河也河曲當

南河西河如鉤之內地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

言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邑

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厲眾然後敢城之言

及者別君邑臣邑也

以公眾

役私邑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箋曰上見臣強故不記他事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不書葬者盈為晉文諱也晉文雖霸疆會

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為諱箋
曰日卒正例不葬者朔背殯會溫朝天王權
許之不錄其父葬至此盈諱使若僖文時陳
侯不書葬者然前時卒從喪例此日卒從正
例正例不葬
乃見諱文也

邾婁子蘧條卒

箋曰聞世邾婁正例時卒時葬以瑣喪日卒猶不葬故略

蘧條見

喪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子遂所致箋曰不雨首時例月

世室屋壞

箋曰屋壞一見例時

世室者何

箋曰据不言宮廟寢館

魯公之廟也

魯公周公子伯

禽箋曰以世子為太子知世室為周公稱
太室太廟周公廟知太室魯公廟

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少差異其下者所以尚尊周公

宮箋曰此春秋例也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

之世室箋曰據俱先公不二祖也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

毀也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周公何以

稱太廟于魯據魯公始封也周公何以

封魯公以為周公也為周公故周公拜乎前

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

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
時父受命故世世得子稱明受之周公
箋曰始封曰

生以養周公
生以魯國供養周公
侯以上食者四之一餘皆入天

子充賦今盡死以為周公主
如周公死當以

以與周公
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

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

以為有王功故半天子也
箋曰周公采邑

不可用天子禮故立魯為王者後以主其禮

然則周公之魯乎
箋曰据周公曰不之魯也

箋曰以言死以為
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

主則生不主魯
周公曷為不之魯
据為周公者謂生以養周
公死以為周公主周公不

之魯則不得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周公聖人德至重功

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

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

于周室箋曰明聖人不在臣位

何以爲牲 周據廟異也 周公用白牡

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

同也不以夏黑牡者謙改周之文當以夏辟

嫌也 魯公用騂牯 騂牯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

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為差

羣公不毛 不以毛不純色所 魯祭周公何以爲

盛異也 周公盛 新穀 魯公燾 燾者冒也故 羣

盛異也 周公盛 新穀 魯公燾 燾者冒也故 羣

公廩

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祿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箋曰鄭注

易廩作謙

世室屋壞何以書

震箋曰据非譏壞文加以

尊故知

何譏爾

箋曰据修舊不譏

久不修也

簡忽久不以時

修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不月者知久不修當蒙上月

月若不知其何日壞者然

冬公如晉

起箋曰如例時以還

衛侯會公于沓

箋曰會例時會公離會也唯此二見內會以我為主不譏離也

狄侵衛

箋曰侵例時記狄事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箋曰公及盟例日不善之者以

還為善不還白晉箋曰還鄭伯會公于斐箋曰

以盟為善會例時

還者何箋曰据公善辭也箋曰凡還何善爾皆善之也

致致者危之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

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黨所

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

救鄭之難不逆王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
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為諸侯所榮故加錄於
其還時皆深善之
箋曰臣子榮其君父得

天下之歡心故榮會公而善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月者為臣子喜錄上事

箋曰復致者嫌上還為己至至自例時月者危之此善之而月所謂美惡同詞

邾婁人伐我南鄙箋曰伐我例時為內不定邾婁見無譏也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箋曰將帥師伐例時為晉伐邾婁嫌內當救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

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殺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

不葬者將君子舍嫌見舍未踰年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

趙盾箋曰公會同盟例日會癸酉同盟于新

城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箋曰孛例久則時

逆詞

孛者何箋曰据言星孛彗星也狀如彗箋

然以爲星則非恆星及五行星以爲非星則

實星體頗有躔度而又或不應時人謂之彗
星君子不知爲不其言入于北斗何据大辰
知謂之星孛而已

又不言 北斗有中 也 斗中者魁中 筭曰以北

主 何以書 筭曰 据星行 記異也 字者邪亂之

置新之象也 北斗天之樞機 玉衡七政所出

是時桓文迹息 王者不能統政 自是之後齊

殺其君而立之 應 筭曰天子之事 齊宋莒魯

公至自會 筭曰至自例時 大夫致之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 筭曰納例時接 弗克納

筭曰弗 例時

納者何箋曰据納頓子已入不地入辭也箋曰可以入之詞入

者出入惡其言弗克納何据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

不言弗克納箋曰据納糾大其弗克納也以勝為惡此

弗勝故為大箋曰弗者內詞實何大乎其

惡文美若弗遇弗及故知大之

弗克納据伐齊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

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沛有餘貌而納

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外

孫也妹之子為出箋曰姊

子以其指指手指則箋曰

接菑也四獲且也六

言俱不得天之正性

六數也言人情

子以大國壓之

壓服也服邾

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

設齊復興兵來納獲且亦欲服邾使從

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

貴則皆貴

矣

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

箋曰恃

雖然獲且也長

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

卻缺

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

如邾婁人言義

不可奪也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

故云爾

也大其不以己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箋曰

言郤缺經箋曰將卑曷為貶據趙鞅納蒯

曰據方大箋曰上言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箋曰上言

其弗克弗克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箋曰上言

克是諱其弗克實與弗克而文

不與箋曰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例大夫

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不復發上無天子下

有錫命征伐天下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

不得專也接菑不繫婁者見挈于郤缺也

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箋曰

大夫無遂事利國者乃可專耳既先奉命復

以義止許之則傷君臣之義不許
則是不成人之美故為卻缺諱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已絕卒之者為後

恥故為內諱使若尚為大夫 齊齊魯歸其喪有

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箋曰殺君例日時者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殺其君舍何據殺其

奚齊也連名何之者殺成君 已立之已殺之

未成君俱名問例所從也 潘意為害故先立而

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 已能殺之是商人

殺之 箋曰舍初立商人已能殺之是商人
權重故云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惡商人懷詐
商人立之無道故成舍

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不解名者言成君
可知從成君不日者與卓子同
箋曰不成

舍為君則同乎子
商人為賤矣

宋子哀來奔
箋曰來奔例月宋子哀
蓋未踰年君故時

宋子哀者何
箋曰據上不見宋公卒則
無聞

焉爾
箋曰宋三世無大夫故曰無聞闖運謂
言宋子則宋公卒自明不見其卒者蓋

以內娶略之若小國例不卒也
與杞子同名之者起諸侯失地

冬單伯如齊
箋曰如例時齊人執單伯
箋曰執內

大夫齊人執子叔姬
箋曰執內女從大
例時子者母弟

例時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

此問諸侯相執大夫

所稱例如齊則行人也

箋曰据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

也

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

不稱行人而執

者以己執也

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

單伯之罪何

箋曰据月有罪例

道淫也

惡乎淫

箋曰据名非姪例

淫乎子叔姬

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

使單伯送之

箋曰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

伯及子叔姬

据夫人婦姜繫公子遂据宋辰石疆同叛言及

內

辭也

箋曰單伯貴叔姬親故為內詞

使若異罪然

深諱使若各自以他

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

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姬也齊稱人者順

諱文使若非伯討箋曰子叔姬嫁于齊商

人惡嫁殺逆不冝往遂與單伯謀假若道姪

以告于齊齊怒而執之以不正拒不正致為

國辱故使若單伯先見執齊人又無故而執

子叔姬薄叔姬之罪下書齊人來歸子叔

姬使齊得有叔姬故知叔姬許嫁齊君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箋曰如例時一年再見聘晉起

下聘為扈盟出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

之黨一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
夫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
以月惡華孫也箋曰來盟例時月者不信
例上見宋子來奔此大夫來盟譏內不助子
哀而與華氏同心也華不稱氏言孫者起三
世娶於華令君弱臣強也不言大夫言司馬
者起世官也上見殺大夫司馬猶為其大夫
至其孫則擅有此司馬矣司馬華孫仍無大
夫之詞也

夏曹伯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為下
齊伐曹我動見之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箋曰人歸例時與歸
夷姜喪同敖有罪也

何以不言來

据齊人來
歸子叔姬

內辭也

箋曰齊人歸
謹及俾齊人

歸我濟西田皆先見取後歸不言
來使若齊服罪自歸故曰內詞
脅我而歸

之筍將而來也
筍者竹篾一名編輿齊魯以
北名之曰筍將送也為叔姬

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脅

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不可言

來也不月者不以恩錄與子叔姬異
箋曰

脅我使筍將迎殯也此已半歲不可筍將為

暴尸詞耳見

脅故不月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箋曰日日鼓用牲于社

是後楚人滅庸宋人殺其君處曰齊人殺其

君商人宣公殺子赤莒殺其君庶其
箋曰

鼓用例時聞世復

見例以後不復見

單伯至自齊大夫不致此致者喜禍患解也

伯至也箋曰大夫至自

例時順諱文亦實無罪

晉郤缺帥師伐蔡箋曰伐戊申入蔡箋曰夫入國

例時日者至

之日易也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箋曰据齊侯伐曹入

先言至之日也箋曰至而即襲入之故其日

伐也至之日也本其受命言伐以惡之

何据甲寅齊人伐衛日伐也箋曰据六至

月王子鄭公孫舍之入陳不言伐乃日

之日也嫌至日伐不至日入故日入也主書

可滅故
從滅例

秋齊人侵我西鄙

箋曰侵例時為下如晉盟扈見之使單伯請子叔姬

不從因以兵來也

季孫行父如晉

箋曰如例時兩見者起此為求救而後有扈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

都不可得而知
箋曰盟例時月者為丙謀齊也諸侯者散詞起不能弭齊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箋曰來歸例時月者非來歸乃

執以侵我也

其言來何

据齊人歸公孫

閔之也

閔傷其棄絕來歸

箋曰不使齊得執

此有罪何閔爾

箋曰据言齊人執不

閔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

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為姊妹言

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月

者閔錄之從無罪例箋曰齊人以為罪叔

姬自大歸因起叔姬不盲嫁齊託道姪耳齊

脅我無道勢不可服罪罪在先與齊結昏也

言父母者女子歸宗雖至子孫猶曰吾父母

家

齊侯侵我西部箋曰侵例時遂伐曹箋曰伐例時為

入郭人其郭箋曰君入國正例日

郭者何箋曰据邑恢郭也恢大也郭入郭書

乎箋曰据曰不書圍不言入國例時入郭小事

也不書入郭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入動我也

諱使若為同姓見入郭故動懼我也日使若來獻戎捷以威我加其則我見矣箋動

我者何箋曰据上已見遂伐曹內辭也箋曰

我郭於曹盡其其實我動焉爾齊侵魯魯實詞為內諱也為子叔姬故

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去幾亦入我郛故舉
入郛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
莫敢不懼 箋曰魯不自治而恃晉援既受
齊脅又為扈盟卒莫能救怖懼求服深恥之
備書齊兵勢以見其岌岌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箋曰

時齊侯弗及盟 及箋曰弗及例時

其言弗及盟何 據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據

不見與盟也 與齊期盟為叔姬故中見簡賤

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故言齊侯弗
及亦所以起齊侯不肖 箋曰齊能滅魯非

盟可免不能害我求盟何為前既見脅而猶再侵則當自治矣乃復并心於外怖懼自屈望風行成卒為齊所拒故使齊反得內詞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

受朔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為重常以朔者重始也箋曰書朔例

月

公曷為四不視朔据無事也箋曰据視朔不書公有疾也

以不諱舉公知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箋曰据公有疾無惡也

也月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据有疾無惡也箋曰据公有疾乃

復見有疾此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無

不見有疾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惡不當

也箋曰公畏齊毀臺請盟不修其政故曰不視朔朔即政也桓十然則曷為不言公無

六年傳曰見使守衛朔疾不視朔箋曰据閏月不告月此當言不有

疾猶可言也有疾之詞也無疾不可言也無言

疾大惡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箋曰不視朔則無疾之詞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北夫及君

盟正例時此日者公及盟例起公稱疾而使遂請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箋曰夫人薨例曰

毀泉臺箋曰毀一見例時

泉臺者何箋曰据經唯有郎臺也莊公所築臺于郎以

郎譏臨民之漱浣箋曰有築乃有毀前三
臺秦薛皆國名不得以水地唯郎為近邑今

以泉氏故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箋曰据名

門災作不異稱也未成為郎臺未成時但既成為泉

臺既成更以所置名之箋曰毀泉臺何以

書前箋曰据譏言毀也何譏爾軍貴復古築

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

已矣

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
祖之惡也築毀譏同知例皆時

郎近邑以畏齊毀之反託以爲泉臺不可居

揚先惡以殺已恥故譏之也蓋引泉以限戎

馬若浚洙之意郎近乎國

而以泉名毀之意可見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箋曰巴始見進稱人者
聞世已進楚秦示狄國

漸治也時者夷狄相滅例
人滅正例時不見君奔

冬十有一月宋人殺其君處曰

箋曰人殺君
例月

殺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

箋曰据罪同也

人者眾詞不可云眾欲殺之

大夫殺君稱名氏賤者窮諸

人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

盜

賤者窮諸人者言士先自稱人今殺君亦稱人故曰窮諸人矣云賤者窮諸盜者言

士之賤名不過于盜故也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

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頭故重者錄輕者略也不日

者內娶略賤之箋曰處曰殺稱人則有大夫內娶三世者王臣一子哀父二子哀三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箋曰為處

白討也
伐例時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箋曰過時日隱例葬夫人例日

不必從隱例但記過時耳

聖姜者何

箋曰据僖夫人實妾楚女實嫡

文公之母也

箋曰文公

自以母君之耳不得為僖公夫人也

齊侯伐我西鄙

箋曰伐例時為下及盟見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箋曰公及盟例日

諸侯會于扈

箋曰會例時再見諸侯散詞起前盟為謀齊

秋公至自穀

箋曰至自例時危之故見地

冬公子遂如齊

箋曰如例時為穀盟見畏齊之甚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箋曰公薨

例日臺下蓋泉臺也公避事不視朔常居即臺

秦伯嬰卒

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
曰秦有大夫當日卒月葬依小國

初見卒例時卒不葬則當不名此名者賢繆公使同邾婁子克起襄之使有大夫耳非大

也國

夏五月戊戌齊人殺其君商人

商人殺君賊復見者與大

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宜當坐殺君箋
日人殺君例月此日者商人亦賤者同大夫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箋曰公葬例日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

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箋曰如例時二大夫並出賂齊謀殺重其罪不使或減

冬十月子卒箋曰子卒例日既葬稱子不名月者見殺文

子卒者孰謂箋曰据子卒例日謂子赤也箋曰經例不名不必

言赤言子赤亦不知孰謂此据史何以不日記言之其實當云未踰年之君也

据子般卒日隱之也箋曰變例特見隱之意何隱爾箋曰据君薨尚

不殺也箋曰不忍也殺則何以不日據子般卒日

不忍言也所當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

夫人姜氏歸于齊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

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婦姜者也歸者出入無惡子見殺坐其母以

罪而歸之

季孫行父如齊箋曰如例時見三大夫

莒殺其君庶其箋曰國殺

稱國以殺何據莒人殺其君密州稱國以

春秋三傳 卷之三 四十一 川三十八

殺者眾殺君之辭也一人殺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
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
君無道別見一例則賊無可討也箋曰爲

春秋文公經傳解詁第五

春秋文公經傳集注

受業常寧王衛青校業

春秋五